

伊能静

导演处女作
原著小说

I AM
QUEEN

Q



与其找到对的人，
不如找到对的自己。

我是女王

伊能静 监制
玄默 著



我是女王

伊能静 监制
玄默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是女王 / 玄默著. 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14.10
ISBN 978-7-5059-9210-8

I. ①我… II. ①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31616号

我是女王

作 者 玄 默

出 版 人 朱 庆 特约监制 伊能静

终 审 人 朱彦玲 复 审 人 郭 锋

责任编辑 刘 旭 责任校对 傅泉泽

封面设计 郑力琿 责任印制 周 欣

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, 100125

电 话 010-65389137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 010-65933115 (总编室), 010-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 - mail clap@clapnet.cn liux@clapnet.cn

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 170千字 印 张 8

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59-9210-8

定 价 32.80元

题 记

从小母亲便说找个男人嫁了就能幸福。但原来经济独立、能与与被爱、被尊重才可能获得幸福。遇见一个人，是爱的开始，更是成长的开始。爱上对的人，你不仅爱上他，也会爱上自己。没有恐惧、不需猜疑、不用卑微、可以勇敢。这便是我导演《我是女王》这部电影的初衷。

从决定制作这部电影开始，我就从完成梦想渐渐转变为带有焦虑的责任。将想象化为现实真的要经历千辛万苦。想过放弃，想过逃避，但我的身后有一大群人给予我鼓励和支持，其中就有六个超级无敌好的闺蜜。她们都美丽独立、重情重义，而且都非常爱我、照顾我，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勇气。这部电影我也献给她们，在爱情中，我们从女仆变为女王，最后连女王也要放弃，我们做自己。

在整个项目的进行中，我所遇的都是甜蜜的困难，因为我已经拥有很多很多，能再创造自己新的价值与可能，已经非常幸运。通过这一次的经历，我学习了很多，我愿意通过退，学会灵魂的前进。

感谢所有为了这部电影而付出的人！

——伊能静



导演：伊能静

制片人：伊能静 安晓芬

编剧：王安安 伊能静 顾奕

主演：宋慧乔 陈乔恩 郭君梅 伊能静 窦骁

郑元畅 姜武 杨佑宁 秦昊

目录 / contents

- 001 | Chapter 1 爱情的葬礼
前任的婚礼，就是自己爱情的葬礼。
- 025 | Chapter 2 真爱不是犯贱
你如果打折贱卖，招来的男人一定只贪便宜。
- 045 | Chapter 3 愚人的幸福
你以为的幸福，根本没那么幸福。你
以为过不去的，一定会过去。
- 065 | Chapter 4 独立之日
一个男人要是把选择权踢给你，你就
该选择踢开他。
- 089 | Chapter 5 失败的荣耀
你不是失败，你只是成功走出失败的爱
情。

- 117 | Chapter 6 看不见的未来
真正爱你的男人，不会让你一个人哭。
- 145 | Chapter 7 分手再相爱
有一种爱情更伟大，诚实才是最大的爱。
- 171 | Chapter 8 爱的计算
男人给一个女人最大的爱，就是她不需要为这份感情而改变。
- 191 | Chapter 9 束缚的自由
真爱不是犯贱，会犯贱的一定是真爱。
- 215 | Chapter 10 我是女王
感谢那些坏男人教会我们的事，要做自己的女王。

Chapter 1

爱情的葬礼

Q

前任的婚礼，就是自己爱情的葬礼。

每个女人都曾经幻想成为公主，被呵护，被宠爱，躲在他给的温室里去看这个世界，以为很多东西即使失去也可挽回，比如良知，比如体重。

但她已经不想再做谁的公主，因为她明白，不可挽回的东西更多，譬如旧梦。

安妮早起的时候，北京的天气很好，这座几乎以污染著称的城市终于迎来了久违的蓝天，还没到正午，阳光也不晒。

她拉开窗帘，然后打开冰箱看了看，准备用酸奶当早饭。门外来了快递，她咬着酸奶的吸管出门接收，想不起自己是否订购过东西。

她关上门晃了晃，感觉信封里轻飘飘的，还顾不上细看，手机响了，两个最好的姐妹邀请她下午参加闺密聚会。安妮聊了两句答应下来，这才回来拆快递，发现里边只有一张装饰精美的卡片。她看了一眼，刚入口的酸奶再也咽不下去，不知道怎么就呛住了，又酸又苦，逼得她捂嘴去漱口。

一切毫无预警，她反复用凉水冲了脸，早上刚抹过的护肤品全都泡汤。

她又慌乱地跑回去查看酸奶盒子上的保质期，卡片就被扔在餐桌上。她靠在厨房门口，盯着它久久不敢走过去，好像那张小小的卡片成了会蜇人的怪物。

不……比怪物还要可怕，让她无处可躲。

安妮克制不住地微微发抖，手里的酸奶撒了一地。

她知道什么都有保质期，酸奶还好，过期的是她自己。

心不在焉地参加完闺蜜的聚会，安妮在回家的路上鬼使神差地买了一本杂志。封面上破例没有用讽刺明星的新闻当噱头，而是刊登了一对新人的照片。两个人分别穿了西装和白纱礼服，碧海蓝天，郎才女貌，俨然就是一张恩爱的婚纱照。

那美好的画面刺痛了她的眼睛，连红灯变了都没有注意到。右转的汽车鸣笛提醒，她才突然反应过来，匆匆而过。

她漫无目的地向前走，手里紧紧握着那本杂志。刚才特意跑去买回来的，到手后她却又不想翻开看了，或者说，是不敢看。

街道两旁是一排排的咖啡馆，深棕色的镜面反射出安妮的轮廓，她不经意侧脸去看，这才发现自己一直在咬着嘴唇，唇上留下了淡淡的齿痕。墨镜藏住了她所有的表情，只剩下脸上的一抹苍白。她这一路用了力气而不自知，将自己咬得唇色鲜艳，投在反射出的画面里，映出一抹突兀的红，和她手里杂志上的新娘一样。

只不过对方是新婚之喜，而她，只有这一点点错付的心血。

想到这里，安妮愤愤地翻找出橘色口红迅速抹上，她并不想和谁一样，也不想让自己看起来有多可怜。

直到此刻，她才终于明白，不管他们分手多久，只要再看到和张毅有关的消息，她的心里还是会受到触动。都说失恋的痛苦熬得久了就会让人麻木，可是她每一次都会重复经历，就像判了死刑的人，悬而未决，每天睁眼，还能看见那把带血的刀。

不管张毅和谁传出绯闻，又和谁上了头条，哪怕她如今只是看见他的婚纱照，依旧如鲠在喉。

刺在心上，她拔不掉，也忘不了。

任何感情的破裂都不是无迹可寻，可惜女人在爱情里容易沉迷于华丽的幻象。爱的冠冕早已蒙尘，她不是没看到，而是根本不愿深究。

当时张毅离开北京外出远行，拍一个长篇电视剧。剧组很快换景点，张毅跟安妮说要去大连。起初，他怕她担心，天天晚上通电话，感情丝毫没有受到地域的影响。后来，张毅的夜戏越来越多，电话也越来越少。再后来，四个半月之后，他终于回到北京了。

另一半变心，当事人总是最后一个知情者。其实并不是他们真的有那么迟钝，只是即使知道了，也不愿承认。

安妮犯了一切当事人都会犯的错，以为他们有了一个家。可在张毅心里，这或许只是一个不用付费而安全的酒店。

张毅拍完回来那天，安妮很高兴，研究了新的菜谱，买好材料和红酒，为他下厨准备晚餐。可是张毅到家没有吃饭，更没有喝一口红酒，他只是不断重复他很累，想要休息，然后很快就躺在床上。

彼此分别整整四个半月，那一晚张毅甚至没有碰她。

那一整夜安妮无法入睡，她反复将辛苦做好的饭菜热了又热，她不相信张毅会真的无视她的付出。但直到天亮，张毅一直睡得很沉，而红酒只被她一个人喝下。

后来她才明白，当男人不愿意碰你，一再告诉你“我很累”的时候，意思就是“我在外边有人了”。

安妮还记得，她和张毅分手那天，她执意要搬出去住，一整个上午都在收拾东西，这个家是她和张毅同居的住所。两个人耳鬓厮磨的日子，有整整八年。

屋子不大，客厅也不大，抬头看过去，三两眼全部看穿。可是这么小的地方，每个角落却都有她和张毅的身影。窗边有一起栽种的花草，桌子上是她特意买的餐具，还有他喜欢的纹路……

她总以为张毅还会说些什么的，心里抱有一丝丝的希望。可是真到了这一天，他却从始至终坐在沙发上，一动不动，甚至没有抬头看她一眼。

安妮强逼着自己忽略这种感受，不去想他是否已经厌倦得连句话都不想再和她说。她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整理上，看上去专注而认真。

同居多年，属于她的东西已经太多，充斥在屋内每个角落，光是瓶瓶罐罐就足有两大箱。最后她将浴室也清理干净，这才突然发现，张毅所剩的用品，竟然只有一把牙刷和一个剃须刀，而且还是一次性的，孤零零地摆在洗手池旁边。

住个酒店不外乎如此，时间到了就可以退房。

安妮颓然地摘掉手上的塑胶手套，只觉得讽刺，抬眼看镜子，这面镜子也很久没人擦了，上边全是水渍，映照着她脸，难看又可

悲，活像一道一道哭花的泪痕。可她分明不知道自己该哭该笑，唯一能确定的就是……张毅早有心离开她身边，并且已经找到另一个容身之处。

他要把一切都拿走，包括他自己。

事已至此，安妮再也没有犹豫，她拖着箱子和两只旅行袋往外走，楼下的搬家公司还没上来，她只好停在电梯门口等，不去看张毅。

张毅终于站起身，跟着她走到楼梯间里。

安妮背对着他，只听见他说：“我的东西少，还是我搬走吧。”

他的声音依旧好听，有淡淡沙哑的质感，是男人最迷人的那种声线。她过去沉醉于他的声音，无论在什么场合，只要张毅和她说话，似乎一切都显得带了些暧昧的宠溺。

而今天，安妮强忍下胸腔翻涌而上的酸楚，对他好听的声置若罔闻。她不敢转过身，做出一副根本不想理他的样子，实际上仅仅是因为她不敢面对。

她再怎么强装也是个女人，她怕自己一看他，好不容易竖立起来的铠甲会裂得粉碎，她怕自己还把张毅的话听成甜言蜜语，连最后的尊严都丧尽。

张毅追过来，伸手去拉她的行李袋。安妮突然急了，又把它们抢了回去，那一瞬间，行李袋仿佛成了她最后的救命稻草，她像抱着什么稀世珍宝一样，死死地把它们护在怀里。眼看张毅还要说什么，她再也忍不住，彻底爆发，冲他喊：“你早就有了别的女人！只有我不

知道……我不可能再住在这里，一天也不行！”

她的歇斯底里，换来的只有自己通红的双眼，和他眼底的一片默然。

那两只可怜的行李袋被她扯得几乎变形，像她仅存的自尊，可怜又可悲。

安妮坐在自己的箱子上，低头吸气，却根本忍不住，眼泪很快汹涌而出。她眼前的人影晕开，一样的轮廓，一样的房子，依稀还是当年一起搬进来的境况。

这个男人曾经那么爱她，欣喜若狂地拉着她的手一起住进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新家，这间九十多平方米的房子，承载了他们之间无法清算的爱和过往。

她快要撑不住了，渐渐哭得收不住，几乎哽咽着看向张毅说：“这里四处都是你……我不可能再留下。”

她眼前已经看不清，只能勉强分辨出張毅也有些动容，侧过脸一直往家里看。

他在心里预想过无数次今天可能出现的场景，但真的看到安妮的眼泪，他仍旧承受不了。他无数次心软退让，换来的是更加窒息的生活，他压抑得快要断气，再也坚持不下去。

张毅试图说什么，却什么也没说出来，最终只剩下一句：“对不起。”

八年的时间，一个女人全部的青春和眼泪，只换来一句“对不起”。安妮不知道哭还有什么用，但是那种时候，空荡荡的楼梯间，两

个箱子、两个旅行袋，她除了眼泪，一无所有。

她一开始就知道，与他一个剧组的还有当红女星马璃莎，但是谁能想到，那样一个光彩四溢的女明星，会看上默默无闻的张毅呢？

事实上，张毅其实是这种女人洗刷背景最好的选择。他身家清白，不温不火，马璃莎愿意和他这种小演员在一起，对所有说她虚荣的人都是一个最好的还击。

整个演艺圈的女人都在想办法嫁入豪门，马璃莎偏偏和一个文艺男演员在一起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真爱。

马璃莎可以带他摆脱窘迫的生活，可以给他当男主角的机会，可以完成他的梦想，而安妮呢？除了八年的相濡以沫，她没有任何筹码。这场爱的战斗她输得彻底，因为对手太过强大。

此刻的安妮已经离开张毅很久，她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，看着映照出的影子……一本快被撕掉的八卦杂志和一个面无表情的女人。

她已经很久没有哭过了。分手那段时间眼泪流得太多，眼睛几乎一直肿着，然而一切都是于事无补，最后连她自己都累了。从那之后，她下定决心重新开始，就算失去一个男人，她还有凯蒂和缇娜这两个最好的朋友，还有工作，还有梦想，没有了张毅，她也能自己走下去。

缇娜一直鼓励她，既然还活着，就要好好活，像个女王一样活。

安妮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为自己打气。她打开包，拿出那张寄来的卡片，上面的内容一目了然。

那是张毅婚礼的请柬。

他们既然有胆邀请她参加，她绝不能做逃兵。

她将那本晒足幸福的杂志扔进垃圾桶，捏着这张请柬，终于下定决心。

安妮并不是第一次从北京飞到上海，但参加婚礼还是第一次。

何况她从未想过自己会来见证张毅的婚礼。

和平饭店拥有百年历史，面对着外滩，是曾经赫赫有名的“远东第一楼”。时至今日，雕花屋顶，大理石地面，它在熙熙攘攘、过分喧嚣的市区，依旧保留了百年前厚重的颜色。

历经时光打磨后的建筑总是显得过分沉静，它一直都有自己的领地，并不愿和周遭环境苟同。

这和安妮今天的心情实在很像。

婚礼即将开始，她十分守时，带着请柬而来。周围的一切都是喜气洋洋的，她却穿了一身黑衣，同样一身黑衣的还有与她同行的姐妹凯蒂和缇娜。

这是缇娜的主意，要为安妮的爱情送葬。

三个黑衣女人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，何况酒店已经因为婚礼被装饰一新，圣洁的白色随处可见。

一黑一白，再加上几捧素净的花束，就连酒店里播放的音乐都显得慢了半拍，安妮很快和她们一起上了台阶，直奔宴会大厅。两侧花

台上摆放的蜡烛微微摇曳，仿佛只差两滴眼泪，一切就变成一场引人唏嘘的葬礼。

她们一路接近婚礼场地，受邀而来的宾客越来越多，三个人很快就被拦在大厅入口处。

四周的人并没有轻易放过她们。男人都穿着庄重的西装，而女人们显然刚刚整理过妆容，个个模特身材，都是些叫不出名的二三线小明星，一水儿利落的黑白两色小礼服。

有人低头摆弄着胸口的花朵，不经意地低语，大家的目光都紧紧锁在安妮身上。

不用说，她的出现自然造就了新的话题。

“她还真来了，怪可怜的。”一位看着眼熟的时尚编辑，一边挽着女伴一边交谈，几乎和安妮擦肩而过。

“本来挺好的一对儿，听说他们在一起很多年了啊，唉……这种事……”

安妮深深吸气，控制好情绪。她应该感谢自己一身黑衣，好歹能让她镇静下来。

她拿出自己收到的请柬进入宴会大厅，大门刚好打开，她抬眼向里看，大厅里灯光辉煌，人人脸上的笑意半真半假，让安妮几乎忘了这是什么场合，她下意识地寻找张毅的身影，却被灯光晃了眼，瞬间清醒过来。

今天是张毅的婚礼。

片刻出神，安妮还来不及再想什么，她身后的凯蒂和缇娜已经和侍者吵了起来，对方坚持有请柬才能入内，并且严格按照座位就座，但凯蒂和缇娜显然没有收到邀请。

她们态度坚决，坚持必须陪在安妮身边，几个人争执到最后也没有结果。

凯蒂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失控，不再废话，硬要往里闯，她伸手拿过安妮手中的卡片扫了一眼，大声质问：“靠，他们竟然还给你安排在主桌？”

侍者也很固执，他追过来阻拦，“没有请柬一概不准入场，对不起，请出去。”

“我管你什么狗屁请柬，我们就是要一起去！”凯蒂头也不回，伸手挽住安妮和缇娜，昂首挺胸向大厅里走。

女人蛮横起来无理可讲，她们冲到主桌旁边，纠纷很快升级，侍者也急了，叫来保安。

大厅四周的摄像机已经开始拍摄，它们只是为了记录今天全程美好的画面，这会儿反而成了围观吵架最好的途径。

机器后边坐着一个男人，百无聊赖地盯着屏幕，他旁边的摄影师正在做最后调试。一切安排妥当，他闲着无事，只好漫无目的地盯着屏幕，直到屏幕上突然出现安妮的脸。

他慢慢盯着她看，“这女人看着很眼熟。”

助理走过来扫了一眼道：“这不是安妮吗？你最喜欢的那几部电